

淮海集

五





淮海集卷第二十二 進論



秦觀 少游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
 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
 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
 以闕閔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
 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
 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
 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相溫司馬孝武之世政
 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
 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建尚其為親貴
 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
 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
 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
 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
 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

〇〇〇〇

卷之二

二

劉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表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揔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

論理之文
有論事之文

文有敘事

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寶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信該事以爲心

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鈞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摠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執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

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然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友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必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必謀是以慶緒

思明相繼復起至宗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因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守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宗駢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三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登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志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必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謀

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私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

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

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

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

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之常勢亦不用
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太和
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而
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
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
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
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
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堅

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
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爲昆陽城小而堅
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德盡銳攻之兵以大敗
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
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
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
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
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
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
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

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
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爲小國實
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
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
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
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
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
而後弁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
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
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

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
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
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
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
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
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第二十二

秦觀 少游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揚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然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揚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主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揚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

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尔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已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所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一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亡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

聖人與之俱焉故揚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
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
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
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
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
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
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窮夫以有累有窮之具而欲
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
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秦卷二十三

列仁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
於有變者自有入無者也化者自無出有者也方其入
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芴之間
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
深所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
芒芴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
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
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
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

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

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

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蓋亦以此矣夫天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

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始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深於機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徇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

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頓笑之間固
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
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
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
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
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既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
以其所知覺所不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
所中養所不中以美所中養所不才既以盡人已愈有
既以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
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
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
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
之理之當然也德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
蓋以爲人之所以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
而已矣

齊東野語卷第二十四 傳

秦觀 少游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恃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

秦觀卷二十四

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發與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己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槩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窮亦

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
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
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
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
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
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
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
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
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
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
相投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
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
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
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
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
曰金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
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
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
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

國豈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
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
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所謂知怯者
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
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
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然則不言守氣又何也曰黜養勇之詳固不若舍
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黜之不若子夏從可知
矣蓋黜之與舍皆所以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

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
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
子所以異於告王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
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
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
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
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
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
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

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
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
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
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
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
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
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
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

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
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
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
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
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
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
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
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
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一養氣也
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
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
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
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著
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
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
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又專
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

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且晝之
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
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
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
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
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
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革天下之理得謂
之德理生昆群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殺度宜謂之美德非

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襲者有因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慤腹不足曰餒慤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慤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慤

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揚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於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

是而已所謂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
有所受有所將若日所迎一事之至必欲其心以應之
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夫天下之形
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
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夫知天而不知人土有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
以與道遊夫既有息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
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
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撫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是望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
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
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
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
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
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
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
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
窮此四者也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

揚墨之類是

天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

道亦未始離

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

二有見於此而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

為己者至於一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

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揚者反以仁為失

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

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己者

至於無君兼慈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

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諛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

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

對政則心為內

政為外

則政為大事

為小生

於內必形於外以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六必及

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探其

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

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

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然則一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

後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揚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

也

也

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
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
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
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
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口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
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
如僚之與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
子疾之焉耳揚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
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
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

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
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
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
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聞
游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子孟子之深意也蓋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
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況
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
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

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常不與聖人同乎惟其
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悲昏
於操捨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
俱弊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頓笑設之或
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滄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
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第二十四

淮海集卷第二十五 傳記

秦觀 少游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守志
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
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余惟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
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
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

三十一

秦卷二十五

一

七

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
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
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
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
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
其子直躬亦盡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將畫

固有一史解。不槃磚贏。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磚。固僮儻之所待。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四六

秦卷二十五

二

刘文

眇倡傳

吳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簫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齊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酒。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之。烟黨身執轡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

會稽嘯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問者缺然不見音，必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念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贊曰：前之稱劉建康嗜瘡，其門下二百人常逐鞭之，取瘡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

卷之三

三

四

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
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
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
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
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
入坎上而離下故交无真无也氣穀氣也真人真无純
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
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
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頴脫彊記得於自然凡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頴解蜀又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
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
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
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
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
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
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旣思其人而不可見又
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乃
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
陂浸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
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
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溉之利菱芡蒲
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旣廢水無歸宿則自然
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
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
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
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

欲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
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爲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
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
沉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
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
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
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無心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

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尔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間

懸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虚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虚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虎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婁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父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違而爲其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尔也而今

世薦紳之士間居負道德稱仁義者漢唐而不諱其
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
則擇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
奕其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
不若者武相仍杖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
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
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濕濕生土

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
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
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
惟陽中之陰為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
惟陰中之陽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
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
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
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
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
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
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
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
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
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
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
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

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
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
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
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
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
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
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
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
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
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

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
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
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
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
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
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滄海集卷第二十五



淮海集卷第二十六表

秦觀 少游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
中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爰覆載斷鼇立
極追配於媯皇用揖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姦黨
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切分符竹之
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秦觀卷二十六

馬倫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
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
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
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
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
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
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
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續

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
歡誠志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姿御
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
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
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
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百猥被藩宣之寄叨居肺
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
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

奏卷二十六

二

劉

人備嚴典禮孝治旣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紳恭
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
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
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
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旣昭華夷增抃臣謬通屬藉叨
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
在照臨所同欣抃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
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旣隆逮下之

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
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
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其繆通屬藉叨守近藩匪惟宗
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矣覆
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
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豈祥斯應物
無疵瀉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

卷二十六

列傳

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
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
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若天賚而兆人富肆皆而
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惟
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食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
日宗伯陳儀舉今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中賀具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諫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
恩中外所瞻情文且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
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
官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
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竒積累
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
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非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
差遣

秦卷二十六

四

別六

代斬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踈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刑章兼程監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政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斬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直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
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己以增慚復路迴車
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耄老遠歸非君子報君之義旣衰猶仕豈

儒生處己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
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
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
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
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
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
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
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
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披乞骸之懇日莫途

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
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
雅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足以誦歌真主之稀逢
盛述聖朝之難遇馬老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
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死肅
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
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顛獲伸則孝悌之風寔廣

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
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
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之咎誠之誅瀝血陳誠
上千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
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
出於特旨有司既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
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觀陛下近以功
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禋正百官之
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

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
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
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無路臣誠私心
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
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
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
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
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
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

秦卷二十六

七

安國則四年之廢父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請重於為母若獲遠繼緹笮生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集卷第二十六





